

小 虎

小 虎

(一個少年游擊隊員的故事)

李亞如著

江蘇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寫的一個少年游擊隊員堅持對敵鬥爭的故事。

書中的主人公——小虎是一個貧苦的兒童。他的父親是被地主逼死的，他從小靠着媽媽過窮困的生活。後來在一家麵店裏當學徒。抗日戰爭勝利後，共產黨解放了他的家鄉；小虎靠了麵店裏蔡師傅的兒子祥生的幫助，參加了兒童團，學政治，學文化，開始了他的新的生活。

不久，國民黨反動派向解放區進攻，小虎的家鄉成爲敵佔區了。在這期間，他便幫助祥生貼對敵宣傳的標語，又爲游擊隊送情報。他曾被敵人捉去坐過牢；但在敵人面前，他始終表現了堅貞不屈的精神。後來，他正式參加了游擊隊，在水蕩裏和敵人作鬥爭。在中國共產黨的教養和他自己的努力之下，小虎終於成爲一個勇敢機智的少年游擊隊員。

目錄

一	陳獨眼逼死了我爸爸	一
二	從麵店學徒到兒童團員	九
三	誰希罕她的臭東西	一六
四	災難的開始	二四
五	這眼總是要算的	二九
六	貼標語去	三四
七	第一次考驗	四一
八	意外的消息	五四
九	送信	六一
十	不讓敵人侮弄他	六七
十一	十三天堅持	七四
十二	向據點進軍	八六
十三	我們勝利了	九四

一 陳獨眼逼死了我爸爸

小朋友們知道我當過游擊隊員，打過蔣匪，因此，一看到我，就要我講打游擊的故事。我曾經講過一遍、兩遍、三遍……不知總共講過多少遍了。

我真有些懶得講了。是不是嫌麻煩呢？不是！我只是覺得我的經歷太平常了，講來講去，不過是那幾件事。

今天，大家又圍着我，要我講打游擊的故事了。好，講就講吧！

從哪裏講起呢？還是先從我的家講起吧！

我的家在疏浚梁。這是蘇北水蕩地區的一個小市鎮。從前，這市鎮雖小，却很熱鬧，南來北往的船，四鄉八鎮的人，週年不斷頭。不過，這究竟是我五六歲以前的事情，現在已經不大記得清楚了。我記得頂清楚的不是那麼熱鬧鬧的疏浚梁，而是冷冷清清的、倒霉的疏浚梁。那時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給日本鬼子趕

跑了，日本鬼子在這裏耀武揚威，打人、殺人，河裏整天的沒有一條來往的船，路上整天的沒有一個人。

我爸爸在世的時候，租種了本鎮大地主陳獨眼的三畝田。因爲田少租重，吃不飽肚皮，所以平時還得替地主家下蕩做零活，掏藕、割柴、打魚籬、捉螃蟹……什麼都來。

下蕩做活是頂苦的，天朦朧亮出去，摸黑回家，早晚都在路上看見天空的星星。中飯總是帶些冷飯用蕩裏的冷水泡了吃。熱天，牛扣在樹蔭下還要喘氣，爸爸却撐了小船下蕩去；冷天，水上結了冰，也得把半截身子站在水裏掏藕或是割柴草。

爸爸下蕩的時候，我喜歡跟他一道兒去，一面幫他帶船纜，一面坐在船梢上看看天空的飛鳥和蘆根下面的游魚。天色不好的時候，爸爸不肯帶我去了，但是，我還是堅決要去。我想，天色不好，爸爸爲什麼能去？他能去，我就能去。

爸爸曾經笑着對媽媽說：「小虎這小子倒不忤，將來不會像他爸爸這樣苦一

輩子就好了。」

有一年，大概是我九歲的那年，正當夏天過去秋天到來的時候。早稻快要成熟了，我家那三畝田的莊稼長得特別好，稻棵高過我的頭，沉重的穗子一棵棵垂下來。爸爸很高興的說：

「好幾年沒見過這樣的好莊稼了！」

突然，「嘩啦嘩啦」的，成日成夜下起雨來。田裏的水流到了河裏，河裏的水匯集到了蕩裏。河裏蕩裏水都漲起來，最後，田裏的水就流不出去了。漲呀漲的，田岸淹沒了，河堤淹沒了，連成白汪汪的一大片。我們這小市鎮都被水淹了，像一個孤島一樣。

雨小的時候，許多小朋友都在水邊玩，有的挖溝，有的築水壩，有的打水仗……我也戴了個破斗蓬坐在一個大木桶裏和幾個小朋友比賽誰划得快。我沒見過這樣大的水，小朋友們也都沒見過這樣大的水。我們大家都玩得很高興，玩得很熱鬧。

但是，我爸爸和媽媽却一天到晚愁眉苦臉的。

爸爸站在屋後的高墩子上看着被淹去的莊稼，跺着腳說：

「完了！完了！……」

那時我覺得這樣的大水很有趣，不懂得這場大水却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不幸。天剛放晴的時候，爸爸就帶了木桶和鏟刀去搶收淹在水裏的莊稼。在齊到胸口的水裏，割起稻來真不容易，鑽下去，捧上來，要不是爸爸有着好水性，就只好看着水底的莊稼嘆氣。

割了幾天，三畝田割了不到二畝，還有的稻子就在水裏發芽了。

爸爸在田裏忙着，媽媽也在家裏忙着：攪把，晒稻，晒稻稭。我哩，一會兒幫爸爸把裝稻把的木桶運回來；一會兒又幫媽媽攪把，翻場。大家忙呀忙的，家裏也漸漸地堆起一個小小的囤子來了。我想：「這樣，爸爸媽媽大概不會再發愁了吧。」

一天下午，我從外面回來，看見有幾副籬担放在我家門口。陳獨眼却坐在

我家堂屋的正中。小朋友們，大家猜猜看，陳獨眼到我家來做什麼呢？原來陳獨眼又來收租了！我真弄不明白，爲什麼每年爸爸媽媽辛辛苦苦打下來的糧食，會白白的給陳獨眼挑走了？我曾經問過媽媽。媽媽說：

「我們的命不好，種人家田，就要交人家租。」

媽媽這樣說，我更加不明白：什麼叫做「命」？「命」爲什麼會不好？「命」不好爲什麼又要將糧食送給人家呢？這些我都不明白，但我總覺得陳獨眼這傢伙是頂壞的。

這時，陳獨眼把算盤撥來撥去，接着就對我爸爸說道：

「新欠陳欠合併五石五斗！」

爸爸向他陪笑求情。誰知陳獨眼嘴裏叨着一支香煙，臉仰着朝天，任憑爸爸怎樣說，也不理。最後爸爸發了急：

「大爺！你也要憑憑良心，我一家忙了一夏一秋，從水裏拚了性命撈上來的糧食，你一粒也不留；全都收了去還不算，還說新欠陳欠，逼我一家去喝西北

風？天理良心……」

你猜陳獨眼他怎麼回答？陳獨眼沒等爸爸的話說完，就圓睜了那隻獨眼，把桌子一拍道：

「住嘴！什麼良心不良心！陳大太爺不管這一套！有賬算賬！五石五斗，到期差一粒，看吧！哼！」

隔不多天，爸爸就被警察捉去了，一直有好多天沒有回來。爸爸因為繳不上租，被陳獨眼關到監牢裏去了。我和媽媽跑了幾十里路，到城裏的監牢去看爸爸。雖然去看了兩次，可是，要看到爸爸真不容易哩。我只能隔着大木柵欄去見一見爸爸。媽媽看了爸爸後，每次總是傷心的一路哭回來。我沒法安慰媽媽，只希望爸爸能早點回來吧。

後來，爸爸回來了，却是在快要過年的時候，旁人把他抬回來的。爸爸頭髮長得像刺蝟一樣，眼眶深陷了下去，嘴都瘦得尖起來了。爸爸一到家，我和媽媽就把他扶到牀上去睡下來。我簡直不相信現在這個爸爸就是不久以前那個生龍活



爸爸無力的撐起眼皮，抓着媽媽的手對我說：……

虎的爸爸。

昏暗的豆油燈光，照在爸爸的臉上。爸爸無力的撐起眼皮，抓着媽媽的手對我說：

「虎兒！爸爸苦了一輩子，末了落到這個樣子，沒有把你帶領成人，也沒給你留下什麼。以後你要聽媽的話，好好的過吧。我別的都罷了，就是不放心你們娘兒倆……」

爸爸的話越說聲音越低。媽媽由啜泣而嗚咽，最後忍不住嚙啣大哭起來。我的心裏也越聽越難過。後面的話我沒聽清楚，我只是緊緊的握着爸

爸的手，怕在暗中有人會把我親愛的爸爸奪了去。

可是，我沒有能留住我親愛的爸爸。第二天，我爸爸就死了！

媽媽哭腫了眼睛；我的眼睛也哭腫了。我想：陳獨眼爲什麼逼着爸爸要糧食呢？又爲什麼要逼死我爸爸呢？我想來想去想不通。不過呢，我雖然想不通，但有一件事我是深刻的記着的：爸爸是被陳獨眼逼死的。

二 從麵店學徒到兒童團員

陳獨眼逼死了我的爸爸，並沒有心滿意足，他又來逼我媽媽了。他用那鐵算盤又算走了我家三畝地。媽媽向他哀求，但結果得到的是一頓毒打。

失去了土地的娘兒倆，只好做苦工，求乞，過着忍飢挨餓的生活。

我十一歲那年，一個好心的老爹爹把我介紹到一家麵店裏去做學徒。

媽媽不忍心讓我去。但是，我是從風裏來雨裏去長大的，寒天手凍得像炕蝦一樣都沒有喊過冷；夏天身上晒得像焦炭一樣都沒有喊過痛。去做學徒又算得什麼呢？

這麵店是沒有老闆的，只有老闆娘和一個三歲的孩子。另外有一個幫工，這幫工姓蔡，人都叫他蔡師傅。

我頂討厭這個老闆娘！她胖得頸項也沒有了，頭好像安在肩膀上；中間一個

大肚子，下面一雙裹過的半大的腳，看上去活像一條大鯽魚。鯽魚在我們那裏叫做「刀子魚」。蔡師傅和我在背後就叫她做「刀子魚」。

麵店的活計可不輕哩。蔡師傅和我每天都是由天亮忙到天黑。我除了看磨、餵驢草、翻小麥、搖切麵機而外，還要幫刀子魚做家務事：淘米、洗菜、掃地、燒火；還要幫她抱孩子、洗尿布。只要我稍微歇一口氣，刀子魚就馬上睜起那雙茨菇眼，吱着大嘴罵：

「臭要飯的，三天飽飯一吃，就長出懶筋來了！討飯命，賤骨頭！」

我頂喜歡的是蔡師傅。蔡師傅這個人，處處都照應我。有些重活，他都替我去做。冷呀熱呀，他關心我，就和我爸爸關心我一樣。我知道蔡師傅從前也曾給地主家幫過工，曾經拉過黃包車，曾經在碼頭上扛過包。

蔡師傅有個兒子叫蔡祥生，比我大兩歲。我老早就認識他了，還在一道玩過哩。現在他常來看蔡師傅，我和他就比以前更親熱了。他常帶給我些好玩的東西——小玻璃瓶、火柴盒做的手槍、一小塊花紙。他送給我的東西我都收着，避

着刀子魚搬出來玩。

不久，日本鬼子投降啦！這個消息傳出來，哪個不高興呀？只有鬼子、僞軍、鎮長、保長、地主、流氓他們才不高興哩。他們驚驚慌慌的像搗翻了巢穴的螞蟻一樣。鬼子先坐汽油船溜走了。僞軍才溜了一半；新四軍就進了鎮，還有那一半僞軍就當了俘虜。

我們得到解放啦！

鎮上開慶祝會，放鞭爆，敲鑼鼓。到處飄起了紅旗。小朋友們也學了扭秧歌舞，唱小調了！不管刀子魚管得怎樣兇，我也學會了秧歌舞，學會了許多小調。

不久，鎮上成立工會了。蔡師傅常去開會，也常常帶了我去。蔡師傅現在已經當了工人糾察隊員，刀子魚再也不敢欺負他了；就是對於我，她的態度也比以前好了點。按照工會的規定，刀子魚每月應該給我十元抗幣〔註〕的工錢哩。我拿了十元抗幣，心裏真高興。因為我現在已經能夠以自己的勞動，賺錢來養活媽

媽了。

接着，蔡師傅替我到鎮上的夜校報了名，讓我每天晚上去上課。刀子魚現在却不敢阻擋我了。

不久，鎮上的兒童團成立了。咳，多好呀，哪一個參加了兒童團的小朋友不是蹦蹦跳跳的？大家都唱小調、扭秧歌，還到傷兵醫院去慰問獻花哩。

參加兒童團的小朋友一天一天的多起來了，祥生也參加了。我很想參加，但同哪一個談呢？想來想去只有先去問問祥生。

有一天，祥生來看他爸爸。我等他看過爸爸，出了門，就溜出去追上了他。

我把我的心思告訴了他，他說：「准成。一句話，我幫你！」

大概刀子魚已經曉得我要參加兒童團了，故意說：「先當兒童團，後當新四軍！」這話的意思是說：新四軍先騙小孩子去當兒童團，隨後就騙他們當新四軍。

註：「抗幣」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民主政府所發行的一種地方貨幣。

去打仗。雖然刀子魚這樣說，但我才不聽她那鬼話哩！我心裏想：當新四軍不是很好嗎？做學徒難道比當新四軍好嗎？

祥生真是我的好朋友，他替我討來一份加入兒童團的申請書，又幫我填好了送去，還帶我去見兒童團的周輔導員。不久，我就被批准加入兒童團了。

哈哈，我真高興，我現在已經是一個兒童團團員了。

刀子魚知道我參加了兒童團以後，就說我是「找死」。可是當着工作同志的面，又說「參加兒童團，再好也沒有。」有一天媽媽來看我，她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叫我退出兒童團。我知道，這正是刀子魚玩的花樣！我就同媽媽說：

「媽！別聽那些鬼話，你回去吧！」

媽媽後來果真就不聽刀子魚那些鬼話，回去了。

蔡師傅這兩天忙得很，晚上出去總要到半夜才回來。有一夜我一覺睡醒的時候，蔡師傅才回來。他微笑着，我想他一定有件高興的事情。我爬到他鋪頭邊去要他告訴我。可是他呢，光是笑。